



IAP. SIN. I

159A, 167•168•169

148/c

148  
c

四月會課



1771



雷震人畜等物之故

君子格物窮理務於當然者而知其所以然原夫雷之所由乃火氣  
水土四行之氣相薄而凝日光煥發騰空際燥熱為冷濕所圍欲  
突而出則殷然發聲勢猛奮裂則大震而雷火四激其震也若硝磺  
在礮遇火燃發自然而鳴者也其火也若鑽<sup>木</sup>敲石兩堅相摩自然而  
發者也雷之為效所以舒洩陰陽偏積之氣所以啟發萬物生動之  
情故易曰雷出地中又以雷雨作而有穀草木皆甲拆斯聖人窮理  
之言乎雷有時斃人畜燬屋舍焚樹木田禾或墮石礮謂之霹靂楔  
楔者乃空中塵沙遇濕而聚得火而堅從雷中迅發而下故當之者



無堅物春秋書石隕星宋五胡氏傳曰隕石自空凝結也彼雷楔者即其類耳此雷之所以然要有至理道家欺人所不見及初為雷師之形以其捷也揮之以翅以其鳴也環之以鼓以其擊也持之以椎鑿呀何其鄙屑而穿鑿耶甚且多設持戈介冑猙獰其形者無數鬼怪縋一雷部統之而唐宋小說家濟以妖妄如狄梁公之救雷厄陳鳶鳳之砍雷股至捷之鬼曰律令推車之女曰阿香種種詭異又載玉梁現柱為雷所擊倒書謝仙火三字遂相傳雷神有謝仙其名者夫婦皆長三尺色如紅玉云及闕安定胡氏筆叢所錄則曰當日洛中估客悉以火字作記火者即其牙其號之意也是知柱木原存

木客姓名而非雷書其辨最悉即一端而可概諸說之謬矣今人凡遇雷擊人畜動植之物不得其故必延道家召神判此所擊人畜輒曰前生為惡而償報者也所擊屋宇田禾輒曰童稚婢子誤遺五穀于穢處而不儆者也大抵以渺茫無據之詞千篇一律以誣愚人不知上帝降罰至公不濫姑無論輪迴報應之妄設曰有之則人畜前生有罪之身何倖而獲免後世無罪之身何辜而受戮乎人間滅理傷倫之罪培于暴殄之穀者不可勝數且人出無意而棄遺与孩提不知而誤犯更不得言罪矣又胡為舍其大而獨求其細乎此理之必無者也獨是上帝之儆罰有公共者有特施者水火刀兵飢



荒流疫皆足以殺人惡人當之而死此特施之刑也庸人當之亦死此公共之罰也如雷亦然武乙射天彝伯震廟与夫古今所殛殛殘險毒之輩皆特加之戮以示顯罰至若田夫牧豎碌碌庸人斃于雷者亦猶水火灾刀兵飢荒流疫適逢其會耳人以水火諸殃顯而易見則以為故常雷電無形可求則易滋眩惑其他震擊燔灼偶及動植亦因疑而生畏焉夫畏天之威遇灾而惧人之良心也何足怪乎惑惑乎道說誕則矯誣彌甚矣故曉其所以然以醒迷者

### 雷殛人物

聖經云致知在格物物不格則不明其所以然之故與所當然之理則造為浮浪無稽之談以惑世不惟愚夫俗子里巷喧傳即學士文人動輒稱之恬不知怪如雷電之作西儒已有專書論之詳矣而俗莫之究諸畧陳其槩中土之昧於雷電者以其僅知有五行而不知有四元行也抑知五行止言其用如金木生於有土之後即有依賴而成矣而四行乃造成天地人物之質自開闢以至世盡運行不窮四元行者水火土氣是也一有俱有無先後之殊而水火土之變化於宇內也又莫妙於氣易之所謂瀰綸孟子所謂充塞真有不可形





容者自地而上二百六十里有奇為氣域以上至月輪天為火界氣域內分三際近地者為下際中為中際近火者為上際因有燥濕冷熱之性而氣乘之遂多變化莫可億數其燥氣上升搖動火域即有火光上暎雲端閃爍激疾則為雷與雷俱下則能焚若濕雲外圍燥氣內收則為雷未裂既裂皆能發响當其既裂聲乃震屬下冲於地然火性本上遂之而下故常橫行紆行為而土之升為奔焰所煉遂成霹靂楔同雷降地即捨則可得之入土久仍化為土矣有硫黃氣者因乎地也故雷所發之處人物遭之輒死器械遭之盡碎其勢大力強莫之敢當若發于空中雖震而無傷於物世人未詳其改造為

雷公雷母阿香推車之說道家者流肖其怪狀名曰雷部并將漢唐以來之人入其中焉有蕩工帝而操生殺賞罰之大權者藉此十人以此施其嚴罰哉乃見之者以為果不誣矣遭之者以為奇罰矣然遽以為罰不可不以為罰亦不可何謂遽以為罰不可庶人莫不有死者終者固死與夫死於水死於火死於刀兵死於巖墻死於猛獸及雷殛而死者等死耳獨於雷從空轟烈而下似乎慘毒然不可謂死於雷者重於刀兵水火也如以為罰在是則世之元惡大讎者多矣聽其令終偏於無忌赤子及不羈草木器械以彰其報造物者斷不若是之顛倒也因有巫覡之徒詭云失糝於廁前生業報商人



遽信之不大謬哉何謂不以爲罰亦不可孔子曰死生有命凡人惡  
疾瘡痍困窮厄之莫非出於定命其雷殛者或亦命之使然適當其  
會耳然罰猶至暫也至一生平善惡之案未盡於此尚有永無窮  
者在俗眼以天誅竟爲非常之大罰何其昧也嘗覽西籍見厄知多  
國甚熱四弟亞國甚寒而處終古無雷豈其地之人皆善而不死與  
矧雷之益於人亦大矣月令曰仲春之月日夜分雷乃發聲蟄蟲始  
出易曰天地解而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拆可見雷有定時  
故生物有定候苟不然者是氣不下降不上騰將草木終不萌動而  
水族不得孕育矣民何賴乎且雷雨弗迷迅雷必變聖人每借以警

心雷震以風金滕得白賢王亦藉以醒悟雷之爲義造物豈無意於  
其間哉烏可以巫陽之臆說而蠱測之也



雷震說

天地間不過陰陽二氣為之流行合散而已當其合也凡乾坤之所  
以覆載日月之所以往來春夏秋冬之所以周而後始皆恃有二氣  
為以相通於其際及其散也陰太過則為恒風為恒雨與夫日蝕川  
溢皆是也陽太過則為亢旱為火災與夫震雷而雹皆是也然則雷  
震之說其果有神以司之乎抑偶焉衝激鼓盪而人物或不幸而罹  
其禍也嘗試據而論之易曰雷出地奮又曰震為雷震驚百里又曰  
動萬物者莫疾乎雷若只乎雷也者固陽氣之憤盈也董仲舒曰太  
平之世雷不驚人蓋言陽德方亨天必昭其應也試現雷之發也必



於春其收也必於秋苟雷非其時則為災異如十月雷電詩人刺其  
不寧是也乃古有不迷于大麓而後世遂有震死於暴雷者何也且  
不惟是而已天以好生為德其於人物也何一非其所生者生之則  
必思有以保之乃每歲春夏之交轟然時款以雷用事或擊人畜  
或擊宮室樹木等類霹靂一聲令人不及掩耳而遭其怒者往見  
告噫此何說也夫雷雖在天而雷之發也仍由於地當夫陽氣上蒸  
水土氣火互為凝結遂相激而成聲理固然也語云雷聲不及百里  
殆即其地而為言耳至其不擊之處往有物焉以施其威而人畜  
卒莫之能避將謂惡<sup>惡</sup>空飛墜而人物偶當其災究之被擊者必非無

因而為善者終不至見誅也將謂天威叵測日赫焉覓其可擊者  
擊之究之巨惡大慝接踵為非而時多漏網凡空林山木與夫曠野  
田禾其為洩憤者仍復不少噫此又何說也吾嘗按之往古驗之當  
今其為火與氣相激而成聲者理固然也可據若其震擊人物雖或  
出於無心然亦上帝借此以警惧人心而非可遽視為偶然歟敢以  
質之知天者



辨雷震人畜等物之故

今天雷之震也乃出於地也故易曰雷在地中復迨二月四陽用事  
雷乃發聲止因陰暴于陽二暴于陰故其搏擊之氣奮迅而出此理  
之自然非有神焉主之者也而不知者誤以為雷神所使故能擊物  
或震人或震畜或震樹木屋宇種不一於是道家有雷聲普化天  
尊之號謂為神霄火府職掌雷部又有謝仙火炁者律令之名雷鼓  
雷車兩工之說霹靂奔雷公楔之具此皆出于傳會殊不足信其足  
以成雷者乃地中燥熱之氣沖入雲之寒濕迫而求出故能致響如  
爆之發于聲者然又其所遇之處必有硫黃隱伏易于燃火故遭之



者必碎值之者必傷試現雷震之後其晴必速何則陰鬱之久一旦  
衝迫已無凝滯故易致晴明也則雷之無神可知矣不獨無神而且  
無靈蓋雷屬火氣二行方天主所造斷不得謂之靈也大抵受震之  
故當驗之以理不當求之于物蓋其所受震者有不得不震之氣與  
不得不震之時而其震之也若有使之者然而實則乘于其時觸于  
其氣也如人馬馳行則所過之處必動二則必仆何則其氣有以撼  
之也又如火之燎原不分玉石其不被焦灼者地勢遠也而謂鬼神  
憑之謬矣嘗攷雷州每遇雨後土人掘地得鼃其名曰雷可食如可  
食則非神矣又雷奔雷楔係火際搏沙土而成之掘可得否則仍還

元質無復斧楔形矣世之好事者惑于邪說以訛傳訛而不明其故  
亦未審于格致之理也

電也動萬物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故其為事也急而始發其  
分而始收歷三時而不失其常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雷出不震無  
災傷雷而方氣調和矣陰雨應降而人不和喜雷而人不和保  
惟雷重其作而人必然然則雷之為事也其故何哉以其為天之疾威也  
天之怒氣耳夫威怒在而發為雷擊則凡震之所及皆出天之怒  
使而非偶然之故矣嗚呼自古以來受天譴者在草莽之人千不得  
一衣冠中人又焉不得一惟禽畜草木之屬則或為傳聞或或



若必辨之者必得說其雷震之後其時必遲何則陰氣之入一里  
便已已矣故其時必遲也則雷之無神可知矣不獨無神而且  
其氣也如人焉其氣之入也若其使也者然而雷則不然其時必  
不遲不震之時而其氣之入也若其使也者然而雷則不然其時必  
其氣也如人焉其氣之入也若其使也者然而雷則不然其時必  
之也又如火之燦原不發其石其不被焦灼者地勢遠也而謂其神  
亦未嘗不發其燦也此也過而後土人得地得其名曰雷可食如石  
亦實無所不發其燦也此也過而後土人得地得其名曰雷可食如石

辨雷震人畜等物之故

天之有雨露所以潤萬物也天之有霜雪所以肅萬物也天之有雷  
霆所以動萬物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故其為聲也春分而始發秋  
分而始收歷三時而不失其常則冬無愁陽夏無伏陰雷出不震無  
災傷雹而六氣調和矣然雨露降而人不知喜霜雪零而人不知惧  
惟雷電更作而人休然駭然恐者其故何哉以其為天之疾威也  
天之怒氣耳夫威怒在天而發為雷擊則凡震之所及皆出天之所  
使而非偶然之故矣何自古以來受天誅者在草野之人千不得  
一衣冠中人又萬不得一惟禽畜宮宇草木之屬則或為傳聞或載



傳記時：有之而皆未究其所以然也。在昔商王武乙無道獵於河  
渭之間，暴雷震死，此其為天討有罪，不待智者而後知矣。若夫震及  
宮室，則歷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不過曰震夷伯之廟耳。其餘不  
見經傳者，其所以然雖有智者亦不及辨矣。夫雷之為物，上不在  
天，下不在淵，而出于地，所謂雷從地起也。蓋陰陽之氣流行於天地  
之間，陽盛則陽包陰，陰盛則陰包陽，陰陽相搏，圍繞而不解，則凝結  
而中堅，而霹靂之形成矣。且地中有火氣，接之而入于陰陽搏擊之  
內，其氣不散，則光而不著。迨夫風雨交作，則地中有風而氣之升者  
輒轉而為聲，是謂雷出地奮而光燄俱發矣。閃電之下，其腥如石硫

黃其中之堅者如奔鑿而艸木為之燬，室廬為之敝，人為物之戕矣。  
此非偶然之故乎？火之鬱于氣也，如其鬱于礦也，礦不見其有火而  
得火則焚，氣不見其有火而雨中之雷則燎原，故迅雷所及物無  
不焦。此其故不謂之偶然不得也。倘以爲司之有神而祈禱可以  
免禍，則何以不及求諸身而痛自剌責，乃徒事敬齋醮之虛文耶？求  
其故者可以悟矣。



庚子年四月  
 不其此其姑不歸之辭也  
 縣人陳楚屋不與其夫而  
 出非歸之姑平火之警于  
 黃其中心望昔也

人山疊嶂

12



則屋石破碎下空處則竟入土中矣是則雷震似乎偶然也然不可謂之偶然又不可謂之專意蓋雷乃氣之不和者也氣和則生物氣不和則殺物人性本乎天而其氣亦相通人之氣和則所為皆善則與天之和氣合而受福人之氣不和則所為皆惡則與天之殺氣遇而得禍凡世人之死於非正命者皆其殺氣之相觸所致也其死法之不同猶敵人之死於戰場或死於刀鎗或死於矢石或死於火銃也乃若死於雷震者猶敵人之死於火銃也且天之造物如水火木石等雖屬無靈之物皆能殺人乃上帝命之而能然也况雷電雖屬無靈尤不同於他物則其殺人也豈非上帝之命故哉然世人

但知雷震之人謂天殺之也謂真惡人也其他死者則忽之而不做畏獨不死于水死者孰非天殺之乎謂震死者必惡人也豈惡人必遭震死而其他死者必非惡人乎斯則不可不辨矣蓋雷之與震乃節氣所至之必有雨人之生死斷無枉屈倖免之說若夫人之善者與未應死者遇雷震則有天神庇護之默啟之引導之雖霹靂當首必令閃避而不過焉其人之惡者與分應死者則適死于雷震与死于水死于火者等耳其或有提身他處或火流入室而震死者或有披髮跪伏諸狀實所以示罰惡人之意蓋以人之良性皆能知雷震為可懼故當氣不平之候上帝命之行其威怒震殺一二



以警其千百云尔至若震屋榑禾畜等物凡屬有主知或上帝有譴告之意雖或無故不可盡視為無他故也凡屬空野之處無關於人亦無關於害人之物斯則本屬無故不必以愚俗意見慢測推之但人敬天畏天之心無日可忘遇此轟轟爆爆尤宜猛省現夫孔子聖人也迅雷必變而況常人乎況于罪人乎乃世人多有不知敬畏者動以震人之故歸之前世事豈天不能加罰于前世親為惡之身而加罰於今生未為惡之人乎抑天果無意於勸善懲惡而故為是渺茫以眩世人乎若然則今之為善者猶懼有前世之惡而無親望今之為惡者豈擬有前世之善而不加修安望天下之有善人哉噫小

人之無忌憚蓋以前世之說謬之也



辨雷震人畜等物之故

夫雷者氣也春奮冬伏佐四時之化育感萬物之屈信與風霜雨露  
寒暑相因所以成歲功也蓋天氣下降地氣上騰陰陽相搏而為雷  
然則自天而降者原于火燥從地而升者本于陰潤以其水火不洽  
陰陽相克始交之殷有聲久束之崩而成响自然之勢也是以春  
日和吸水土之氣微升騰也雲霞變而舒徐春雷不迅疾而鮮夏日  
酷吸水土之氣轟成聚之雲濃盛而捷速夏雷常轟烈而多秋則天  
朗氣清風肅殺而雷收聲漸而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  
而成冬之無雷固然之理也雷者雷火下奔之焰也霹靂者氣



中微土從火際陶鎔而凝聚者也斯雷也造物主于有天地之始同時咸脩上古以之象卦聖人由卦而繫辭未聞名其名形其形後世異端矯誣穿鑿加之姓名擬之將帥曰龐劉苟畢曰雷公雷母禽獸其形妖魔其狀逞其誑詖眩赫愚民若然古之聖人不及今之道士耶古之聖人尚不驅<sup>能</sup>今之道士乃能遣乎無是理矣至于震人出自上帝公嚴蘊旨吾人孰敢強探旁求然則嘗聞所震者每多昭微揭隱顯惡彰奸如身懷利刃食置砒毒將欲殺人者有之或傾家害命獄黑冤沉無從伸雪者有之或縱恣邪淫敗節傷倫者有之或虐民剥衆欺壓<sup>能</sup>獨者有之轟然一震世人卒莫知其改及究其生平則

有人之所不及知而刑之所不及加者是其以巧計倖免于一世而一睨之間或身罹或懲儆昭彰于萬目非天其孰能為之或有深謀隱隱死而未露者天監在茲必無枉也雖曰世之奸惡未盡殫其萌奸惡者倣而化之衆笑凡震百穀草木禽獸山陵宮室器皿有因子人者謂之故然如墮發金滕是也有不因于人者謂之偶然如碑轟薦福是也若曰雷之所施專于擊物則不然矣易曰動萬物者莫動乎雷蟄虫聞之振起草木鼓之甲拆上天以之順時布令君子以之恐懼修省雷之利于人物厥功何其懋哉猶世之水火也水火民所賴以生或有陷而死者則其萬一耳人之獲罪于天有輕重天之降



罰于民有大小蓋震人者儆衆也震因人之物者譴告也震不因人之物者出于自然之勢也然則人而測天謂之管窺豈可盡知異端謬說雖決江河豈能悉辨但莫惑于輪迴果報雷擊前世之故乃世人多以是而忽于修省張括天罰可勝悼哉

### 辨雷震人物之故

雷霆之有稟於所以然不考其理唯言雷霆之所以有也雷霆之擊由於所以然之所以然不得其理唯言雷霆之所以擊也有謂雷震擊人乃由前世罪孽不問今世合世事者誤信輪迴謬說而言也夫前世之身為惡不即加罰待罰後世之身釋有罪罰無罪天主真義至公必不如是也又謂既不由前世何故乃有未造大罪之童子間有被擊者則當知夫人之善惡咸本於童時之立心童子雖無顯惡而為惡之心或萌雖必其無人雖未見天主洞燭已悉故許迅雷之擊早斷其命斬其惡根輕其靈魂之永苦不恕其暫而恕其永



至義之中而寓至仁斯當知而感也又謂擊猛獸毒龍者何蓋猛獸  
毒龍或將肆毒傷人人為天主所憐故許雷擊殺除其惡類亦顯  
仁覆罔下之至也又謂雷震擊人乃由狼藉麀殄落於坑穢所致此  
說亦似而實非也夫罪之大小羅之輕重因之天主至公至明必  
無纖毫之毫粒糝失落是過之微者惟不謹耳雷擊重罰也豈因人  
微過而加之重罰哉必不然也又謂世之大奸極惡欺天害人殺遂  
屠殺顯行無忌不被雷擊而被擊者只是一二隱惡輩何為遺大而  
罰小蓋大奸極惡天主深惡甚怒者罰必極重但不即加罰番之  
於世以惡罰惡俟其至死後昇永火之害較之雷擊不啻倍萬之條

何必付之轟：一擊以為無可加之罰哉且人之性屬能悔改不速  
罰者俟其悔改也一二隱惡人所未知而或有將罹其害遭其毒者  
許雷擊之發露其隱或除禍害或救冤苦罰一警萬使凡有是惡者  
弗敢肆而成其惡也有擊屋宇樹木禾黍者無非警戒乎人速改不  
善之謀与行耳至於擊峻山之岑平原之隴實有偶然為雷中必有  
霹靂樹勢必不擊而着下處未必俱有大故在其中也